

本 B7 国学论谭
期 贾岛闲话
导 B10 上海珍档
读 上海开埠后的“脚印”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489 期 | 2013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日 责编:赵美 视觉:叶聆

B11 译文
美妙钢琴曲似的母爱
B12 百姓纪事
“给地球妈妈戴口罩”

本周五,“中国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”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上演。这场行当齐全、流派纷呈的演唱会,可谓明星云集、光芒璀璨。作为当今最优秀的京剧演员之一,梅葆玖的亲传弟子董圆圆也与其他名家一起,在现场一展风采,演绎了京剧《杨门女将》的选段。韵味醇厚的唱腔、扎实的身段动作,让观众意犹未尽。

【世家子 出名门】

在梨园行,很讲究出身。董圆圆家学渊源。她的曾祖父董玉山,是河北梆子演员;祖父董志斌则是京剧演员,据说也是技艺精湛,很有名气。圆圆的爸爸董文华,更是一个很棒的京剧艺术家。因为祖上吃的梨园饭,所以他从小就受到严格的训练,1957年、1981年还分别拜师李少春、李万春两位大师,武生中的长靠、短打、箭衣戏,及老生、文武老生、红生、猴戏均有突出建树。2005年11月在北京“纪念李万春先生诞辰95周年”的演出中,年近古稀的董文华出演《闹天官》,他扮的孙悟空玉带蟒袍,边唱边舞,“俺可也摆摆摇摇……”只见两手水袖翻飞,两眼溜溜溜地飞转,旋儿转向右侧摆摆,一副“猴气”,引来满堂掌声。圆圆告诉我,为了演好猴戏,父亲不仅向前辈先生学艺求教,还养了一只猴子,细心观摩猴子的脾性、猴子的一举一动,及至到台上,变成他演出中的一招一式。每每说到家中豢养的猴子种种顽劣之处,我们都被圆圆的叙述,引得大笑起来。

说完了祖父家,也得说说姥姥家。圆圆的姥姥尚凌云,曾经是上海滩有名的伶人,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同台。圆圆的妈妈尚明珠,自幼在母亲的传授下,学艺成长,12岁就登台演出《贵妃醉酒》、《红娘》、《杨排风》等。1953年拜京剧大师荀慧生为师,1960年受到梅兰芳大师的赏识并予精心传授。当年在天津京剧二团任团长之时,曾与丈夫董文华双挂头牌出演,连演一个月戏码都可以不重复。后期夫妇合演的《负子图》,应该是他们留下的宝贵的遗产。

出生于艺术世家,董圆圆生来耳濡目染,“无师自通”,自小就显示出良好的艺术禀赋。没有人要求,董圆圆便萌生了唱京戏、当名角的理想。“现在我们说这个叫基因。其实我觉得从小受到熏陶,没人说父母让你干这个,从来没有。”董圆圆说。



在舞台上展现「美」

梅派传人董圆圆



◆ 秦来来



《穆桂英挂帅》剧照



《杨门女将》剧照

【京为母 昆为乳】

在梨园行,师承也是很讲究的。

董圆圆1981年毕业于天津戏校,1985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戏曲学院。

孙荣惠、张世年、谢锐青、李金鸿、阎世善,这些老师陆续给了她成长的营养;青衣、花旦、刀马,不同的行当,给了她新的滋养;《昭君出塞》、《梅玉配》、《小放牛》、《卖水》、《失子惊疯》和《盘棋山》等戏,给她打下了坚实的根基。李紫贵老师亲自指导她排演了全部《白蛇传》,董圆圆像海绵一样,吸纳百家精华,使自己的艺术涵养更加包容,艺术底蕴更加厚实,为她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最初,董圆圆学的是尚(小云)派。自从看了梅葆玖(梅兰芳先生的公子、梅派传人)的《凤还巢》以后,被深深震撼了!“我当时就想,要是能跟着梅先生学戏多好啊。”

说来也是圆圆的名字起得好,想什么就能圆她的愿。中国戏曲学院校庆,董圆圆担纲出演《霸王别姬》,让她惊喜万分的是,学校居然请了梅葆玖先生亲自教她。跟着梅先生学艺,一个字、一句腔、一抬手、一投足,梅

先生都要细磨细抠,一丝不苟,严格规范。自此一发不可收拾,她先后把《凤还巢》、《穆桂英挂帅》、《贵妃醉酒》、《西施》等众多梅派代表剧目一一学在身上,塑造了众多身份不同、性格气质迥异的女性形象。一系列的学习、一系列的实践,董圆圆渐渐领悟梅派的真谛:气质,雍容华贵,典雅大方,表演,细腻真切,气韵动人。

水到渠成,1995年5月1日,董圆圆正式拜梅葆玖先生为师,成为“正名”的梅门弟子。

拜了师,不等于学成了艺。梅派艺术博大精深,易学难工。难就难在,梅派艺术是“易中见难,平中见奇,淡中有浓,熟中出新,处处与众不同,又处处难窥特点”,“真有点像武侠小说里的无招胜有招!梅大师的唱腔,字清、音美、腔圆、味醇,总让人感觉恬适悦耳。

梅葆玖让圆圆反复观看梅兰芳大师生前留下的《宇宙锋》、《断桥》、《贵妃醉酒》和《霸王别姬》等戏曲影片。赵艳蓉(《宇宙锋》)“疯”得美、白娘子(《断桥》)“怨”得美、杨玉环(《贵妃醉酒》)“醉”得美、虞姬(《霸王别姬》)“悲”得美。“疯”、“怨”、“醉”、“悲”与“美”似乎风马牛不相干,可是在大师的演绎下,却能够那么和谐地统一起来,留给人们“美”的印象、美的回味。董圆圆深为大师的艺术功力所折服。

梅大师的影像,是圆圆天天临摹的帖;葆玖先生的传授,是圆圆日日必备的课。《霸王别

姬》、《天女散花》、《凤还巢》……董圆圆日益悟到了梅派的奥妙。圆圆知道,梅兰芳先生生前对于昆剧艺术的吸收也是孜孜不倦。她就给自己定下了“京为母、昆为乳”的方向,用昆剧充实自己的营养,丰富自己的表演。

2001年,圆圆主演《洛神赋》,这是受梅兰芳先生《洛神》启发而新创作的“梅派”戏,得到了葆玖先生的首肯。《洛神赋》中的甄宓,是千百年来“美”的象征。但如何在舞台上展现这些“美”,又给圆圆出了难题。正在这时,北京京剧院的院长王玉珍、导演石玉昆等,纷纷给圆圆介绍,要想在舞台上“美”出来,只有请张洵澎“出山”。

“这就是缘分,没想到张洵澎老师会对我的艺术帮助那么大。洛神本身是个美女,张老师跟我创排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,哎呀,老师太美了!昆曲本身就特别雅而且特别美,这就是我想要的、我想追求的,结果老师就教我这些。通过这出戏,我自己也感觉到有了很大的改变,知道了这个旦角应该怎么样去美,怎么样去表现。”

于是,圆圆尊称张洵澎为“奶妈”,跟着张洵澎充分吮吸着昆剧表演的乳汁。“演出完了之后反响真的特别好,杜近芳老师看完演出就跟我讲,哎呀圆圆,你把我美死了。所以要感谢,没有张老师我不可能达到这个美。”



▲ 董圆圆在化妆

【根须正 花益红】

在梨园行,尊祖师门派是很强调的。磕了头,拜了师,就要循规蹈矩发扬光大师父的门派。

偏偏梅葆玖先生不是一个这么刻板的人。就说那出《洛神赋》,为了剧本的完整性,编剧居然把梅兰芳先生那段著名的、脍炙人口的、成套的西皮唱腔“屏翳收风天清明”拿掉了。“割我肉啊!”圆圆是这么形容的:“我不肯剪,最后还是我师父点了头,他说试试吧,他是真开明。他说试试吧。我还有什么好说的,一剪就给剪掉了。我心痛啊,我现在都心痛!”尽管心痛,圆圆还是在师父、在各位老师的尽力帮助下,创排出了一出崭新的《洛神赋》。

站在观众面前的甄宓,要仙姿绰约、风情万种,又要端庄典雅、艳而不冶。“张老师就帮我运用一些造型,曹子建把女人最美的一点说出来了,‘修短合度’,我们就大大方方地站在那里让他欣赏。‘肩若削削’,就拿一把团扇,右手指着自己的肩。我记得张老师说,你把左手背到后面。张老师所编出来的身段、造型,跟台词非常贴切。那种美感,每次演到这,很多业内人士都说好美,很多外行也是特别喜欢看我们这场戏。”董圆圆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,把甄宓一生中最有光彩的“桥段”,演绎得细腻、到位。

在李瑞环同志改编的梅派名剧《韩玉娘》中担任主演,是圆圆艺术生涯中的又一个里程碑。在保留《生死恨》中经典唱段的同时,该剧的布局有了较大的改动,剧情围绕韩玉娘这个角色展开。“我们保留梅大师原作的原汁原味,剧本重新整理下来,把韩玉娘这个人物的爱国情怀,以及中国女性的善良、对爱情的忠贞,在她身上全体现出来。”

虽然对戏的结构有较大改动,但《生死恨》中为观众所熟悉和喜爱的经典唱段却基本保留了下来,同时还为韩玉娘新写了多段唱段。保留了爱国的主题,保留了“耳边厢又听得初更鼓响”这段淋漓尽致的梅派成套二黄唱腔。增加了韩玉娘逃离虎口,不辞辛劳寻找丈夫的第三场。李瑞环说:“我给你这场戏,就是要你用梅派的载歌载舞充分展现,但韩玉娘不是刀马旦,她是青衣。”

梅大师生前没有这场戏,要展现,首先是要唱,圆圆从《杨门女将·探谷》中受到启发,用“高拔子”唱腔来表现韩玉娘的愤懑、急切、慌不择路、亡命天涯的感觉。身段上,又请来张洵澎老师一起设计,通过水袖、圆场,表现出越山坡、穿捷径、趟溪水……虽然不是大幅度的动作,但人物惊恐的状态、慌乱的眼神,通过载歌载舞的身段,配合锣鼓演奏,圆圆将“一路上苦奔波历尽艰险,走荒村穿小路煎熬受尽”这个场景演绎得完美无缺。

第五场“耳边厢听得初更鼓响”的唱腔,是梅兰芳先生的经典唱段。圆圆根据当时的情景,唱得“外表柔美、劲气内敛”,尽显梅梅梅的内蕴,给人不尽享受。